

全球销量已超过 **80万册**

富翁的 物种源始

● 查理·康尼夫
(Richard Conniff) / 著

有钱人的起源与进化

- ◆ 这是一部富翁的生物发展史——
- ◆ 如果你想知道上帝对钱的观感，只需要看看那些得到他赏赐金钱的人
- ◆ 富人的前世与今生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ich: A Field Guide

富人 是 这 样 产 生 的……

目录

导言：天生富骨？

001

- 1 伪物种的形成——多少钱才算有钱
013
- 2 地球上第一个有钱人——从猿猴到大亨
030
- 3 部落盛宴与社群地位——宴会登龙术
047
- 4 掠食本能与统御优势——戴着丝绒手套的铁腕
062
- 5 慈善政治学——我施你受的如意算盘
090

- 6 从属者行为——梳毛捕虱的万灵米汤
107
- 7 不利条件的原理——为炫耀而炫耀的真谛
134
- 8 不招摇的消费——是狡猾的炫耀
147
- 9 栖息地分布——视野与庇护
180
- 10 交配与繁衍——性致勃勃
213
- 11 始祖效应——一切都为财产的继承
245

结语：阿法猿猴守则
276



导言：天生富骨？

阿尔曼看见电话就像狗看见道旁的消防栓，不可能过而不用。差别只在他的动作是拿起话筒，而不是抬起腿来。

——阿尔曼·哈默夫人
(Mrs. Armand Hammer)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我要老实招认。我这本书和进化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先驱代表作品不同，它不是因为已经以什么性向调查的数据打好坚固的基础才写的，它也不像动物行为研究方面的许多巨著，不是累积上万小时实地观察蜘蛛结网的经验成果。真正的缘起是某位证券业者给的点子。当时我人在赌国摩纳哥，肩负着《国家地理杂志》的一项不大有把握的任务。我的感觉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再平常的闲谈，都可以突然转向，变成既荒诞又离奇。有一回，我和两位年轻女士同座饮酒，这两位都在找各自的赛车手丈夫。一位问另一位：“他还在开那辆捷豹，养着身价相当的名犬？”

“是摩根不是捷豹啦，”她的友伴答，“反正都是有钱人开的。”

我请其中一位教我几句法文，她顺口说的第一句就是：Il a du fric（他的荷包满满）。而我在摩纳哥却是连上银行开个户头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最低限额是十万美元。

“《国家地理》杂志？”某日一位英籍的证券业者问我，“你是该在巴



布亚新几内亚的深山里吗？”

我就说，每个民族都有可研究的人类学，摩纳哥本地习俗之特别，一定不输任何山区部落的。

这位证券业人士立刻搭上这个题目：“我跟你说，我都去一家叫作‘吉米的店’的夜总会，那简直像在搬演仪式，每天晚上都奏一样的曲子，同样一批女孩子跳上台……”

几个晚上之后，我又在一处钢琴酒吧遇见这位仁兄，他马上对我列举他随处看见的摩纳哥人类学现象：“这儿有部落人求偶的仪式，到处有人在炫耀美色，到处是鲜艳羽毛，到处有异体受精。”

“你说话口气很像大卫·艾登保罗(David Attenborough)。”我说。

他正以双手捧住酒杯，继而将手指煽动，像展开的暗门似地指向吧台上邻座的一名衣着鲜丽的女子。“瞧，”他用生态节目主讲人那种压低的轻声说，“一个黑白条纹红颈的骄奢淫逸人类。”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对面烟雾弥漫的镜中有个豪华光洁的男人，厚厚的八字胡梳整到他的嘴角以外。侧面看来，他很像土鲁斯·罗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油画中的配角人物。他拿起金质的打火机，绕着粗粗的雪茄末端点着火，爱怜着自己的动作。接着，他手里握着这个阳刚气概的配件，沿着吧台和熟人愉快地打招呼。在这个奖金、美女、国际军火商集聚的上流社会里，没有一个人不是漂亮阔绰的。

我这位证券业者啜饮着酒又说：“我们全是同一类畜牲，不管身上有没有戴着卡蒂亚(Cartier)。随你怎么解释符号和象征，到头来都和猴子的红屁股意思一样，是在说：‘注意看我’。”

这种想法在我的想像之中生了根，可能是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大致朝这个方向游动了一段时间。过去二十年，我大部分时候是在写有关自然世界的东西，刊载在《国家地理》和《史密森》(Smithsonian)之类的杂志上。同时，我也定期写一些与自然世界题材毫不相关的文章，投到《建筑精选》(Architectural Digest)。所以我一直来回在富人与野性两个



写作题材之间，而且两者往往是紧邻在一块。我接下来的写作任务曾经把我带到布兰逊(Richard Branson, 1950 - ，英国航运及传播业巨子)的私人俱乐部与他共饮香槟，带到秘鲁的亚马逊河与水虎鱼(Piranha)一同游泳，带到布伦汉宫(Blenheim Palace)访问第十一代马勃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 爵爷的全名是 John George Vanderbilt Henry Spencer - churchill)，之后又得搭飞机直奔波兹瓦纳的奥卡万哥河流域(Okavango Delta)去谒见一头名叫“权势”的贵胄级狒狒。这两种世界哪个比较险恶，要扔铜板来决定。我在其间来来回回，也不免看出两者的一些相似点。例如，我刚到波兹瓦纳的时候，我造访的一位生物学家便向我吐露：“狒狒生活的法则和珍·奥斯汀(Jane Austen)的小说写的一样：和亲族保持密切联系，并且设法打进高地位动物的圈子。”

从事博物史写作的我一向认为，所有的个别动物，从澳洲的大蚁到梅铎(Rupert Murdoch, 1931 - ，媒体传播企业家)，大概都会遵循自己物种的行事规则。他们得适应生理、地盘、社会阶级、生殖行为、亲职抚育等各种基本模式，不适应者通常会被吃掉。

我因此想到，也许可以换个角度，用观察动物的观点来看富人。我甚至还想到，说不定富人自有其生物发展史，其结论会是“富人和你我不同，他们会用体味做更多记号”之类的。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 - 1856)记述过造访罗士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de Rothschild, 犹太籍金融家)巴黎办公处的情形：当一名“穿绣金衣服的男仆”端着男爵的夜壶退出爵爷私人房间，在候见室等待的一位股市投机客竟然起立并且“恭敬地脱帽”。这一段不免令我忆起，从属地位的家鼠见了居支配地位之雄鼠的尿液时表现的谄媚行为。

同样的，当我读到露华浓(Revlon)化妆品的亿万富翁老板帕尔曼(Ronald O. Perelman)在一九六六年民主党大会期间强力劝阻第三任妻子(Patricia Duff)单独应酬，我又想到某些种类胡蜂控制配偶的行为。雄胡蜂一旦找到合意的雌蜂，通常会拉拉扯扯把她推进隐藏处，以防其他雄蜂与她交配。



这样的类比也许有点过分，也有点损人，所以我要就此声明，这种比较应适可而止。我可不会拿帕尔曼和一种蝇类(*Johannseniella nitida*)相比，这种雄蝇的生殖器官会在交配后断落，变成附在雌蝇身上的贞操带。不过，富人们自己会将行为与动物相比，这种态度屡见不鲜，显然他们十分渴望确认自己在生物界的地位。石油大王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 1839 - 1937)准备发动美国企业史上最损人利己的攻势——利用南方改进公司(South Improvement Company)的障眼法——之前，向妻子倾吐：“我觉得像一头困在笼里的狮子，要是咆哮有用，我真想大吼。”自比动物者不一定都选中百兽之王，名列《富比士》(*Forbes*)四百大户榜上的老戴德曼(Robert Dedman, Sr.)曾经这样形容购并之乐：“我好像一只飞越了天体营围墙的蚊子，眼前一切看来都这么好，我简直不知道该先咬哪个。”

可是，要讲富人的生物发展史，能言之成理吗？划分阶级的界线这么有弹性，像比尔盖兹(Bill Gates)这样的人能在一、二十年之内从一个中上阶级的怪胎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寡头集团成员，像孙正义这样的网路大亨能在一年之内赔掉六百三十亿美元之后仍然富比上帝，我们还能再谈社经阶级的自然行为吗？

表面看来确是无稽之谈。因为，富人先天上根本和你我没什么不同，(除了一些刻意只与富豪族类交配繁衍的案例之外)。如我在摩纳哥遇见的那位证券业者所说，我们全是同一类畜牲。早在人类还用四条腿走路的时候，我们就进化出彼此相处以及对抗异类所必需的生理与心理机能。而这些远古的适应进化，至今仍然在影响我们的行为。人类还是草原狩猎者的时候，由于必要的资源稀少，所以进化出大啖脂肪和糖类的习性，如今的上班族依然在大啖脂肪和糖类，即便这两样东西已经多到足以伤害心脏、蛀烂牙齿。

不过，有钱人得到的糖比我们其他人都多。其实，他们随时想要什么东西，都能比常人还要的多。而任何动物只要能掌握到较多量的某种资源，行为就会因此而改变。一只吼猴若能得到较多食物与较高的



地位，往往会有较频繁的性行为。一只雌负鼠若能找到更多的装得满满的垃圾桶，很快就会改动自己生儿生女的比率，让男多于女。只要资源条件不同，遗传构造相同的动物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灵长目动物学家狄瓦尔(Frans de Waal)曾说：“大家都知道，同样的向日葵种子，栽在阳光充裕的花园里会长成与栽在蔽荫之下完全不同的植株。”

人类亦复如此吗？我觉得，最起码，人类共有的行为意向和生理倾向如果表现在富人的生活中，影响要比表现在一般人身上大得多。如果某位中级主管皱着眉头跨着大步在职员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会有人特别在意。但如果是比尔盖兹做出这种宣示支配地位的行为，有的公司会倒闭，有人会变富或破产，大家——包括美国政府——都会目不转睛地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从动物行为的角度来看有钱人，可能具有启迪性和实用性，甚至可能对有钱人有益。比方说，当初比尔盖兹如果晓得动物世界通行的支配行为有哪些微妙之处，也许根本不会惹上美国政府这一场麻烦。《人猿坦巴的领袖工具》(Leadership tools of Tamba the Ape)第一章就说，大猩猩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有时候不免会做出挖掉对手眼珠的举动，但它们也懂得用比较温和的手段确立优势，例如，操纵群体行为、建立盟友关系，以及——盖兹先生请注意——态度和蔼可亲。

人类鸟兽化(zoomorphism)与动物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都是自古就有的趣事。然而，近几十年的种种发展，使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拥有比我们想像中还要多的共通性；最重要的即是，生物学家——发表以往没有人做过的野外动物群体的长期实地研究报告。我指的不仅仅是珍古德(jane goodall)观察黑猩猩这样闻名全世界的例子，还包括几十位只在生物学界才有人认得的人士，例如研究红翼鸫的奥里安(gordon Orians)，研究阿拉伯鸫的扎哈维(Amotz Zahavi)。我们也许很难想像服饰华美、风姿艳丽的豪门贵妇，以及穿着漏水橡胶靴蹲在沼泽里努力写笔记却无高报酬可拿的生物学研究者，两者之间会有任何关联。但是以前也没有人花几年时间追踪观察动物世界某些个别动物的生活史，记



录其祖父母辈是谁、它们如何取得或丧失权势、它们的地位如何影响其交配行为、它们如何把权位传给后代。这些追踪甚至长达十数十年以上。

此外,科学家已经逐渐承认,动物会思考、有感情。这种观念迟至一九七〇年代还是生物学界的异端,如今科学家正在理清动物的思考行为与人类的异同。分子生物学家也已经在证明,人类的基因遗传与其他物种有多么的相似。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组合有 98.4% 是一模一样的,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科学家甚而发现,像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这样与人类外表上天差地别的物种,竟有 74% 的基因组——基因组的基本作用单元——可以在电视上天天看见的主播身上找到相似的对应部分。我们越来越可以证明,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一个生物连续体的一分子,大自然尽管在创造新物种方面显得挥霍无度,其实却吝啬得很,老是用同一套手法再制一个个物种。如此舍不得换材料,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粉纹夜蛾(食包心菜叶)的外激素竟然也是亚洲大象表示适合交配状态的化学讯号。

以上诸多生物学方面的新发现,在进化心理学这个新学门之中会合,这门学问要探讨人类早期在非洲草原上的发展如何持续影响我们在伦敦大街上的行为。进化心理学家当然也会研究美国小镇生活受到什么行为模式和生理作用的影响。不过,生物学家不论研究哪一个物种,都特别注意其中居优势地位的个体,如果研究的是人类,就是指有钱人而言。这些研究显示,某些十分可憎的求生机能,以及一些比较可喜的求生机能,在富人之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涉及的利与害都比较严重。富人的生物发展史由是而生。

截至目前,进化心理学遭致两种批评:第一,这门研究不过是在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男性得到钱与多个性伴侣,女性得到的是双重标准。我这本书的主旨是:把性别歧视思想从显然是人类天生的习性中厘清。例如,按传统说法,像哈默(Armand Hammer)和洛克斐勒这样的人大多会对妻子不忠,因为男性如果尽量到处散播后代,可以得到极大的生物性优势,所须担负的代价却极小。



其实，人类进化的这种不专情倾向在女性身上表现的也一样强，不同的是，女性也许比较有选择性。例如，美洲的蓝色歌鸫一向被视为一夫一妻制的模范鸟类之一，如今生物学家却发现，雌的蓝歌鸫经常享受EPC的关系。所谓EPC，乃是extra-pair copulation（配偶以外的性交行为）的简称。雌蓝歌鸫的那口子也许能善尽养家之职，却往往缺乏趣味，所以她会另觅情郎，以获得额外的礼物、殷勤，甚至取得更佳的基因。一项研究证实，雌蓝歌鸫所生的后代之中，有15%以上不是同筑爱巢之雄鸟的子嗣。这种研究和有钱人的生活有关联吗？举一个与同巢蓝歌鸫相似的例子，蓝道夫·邱吉尔（Randolph Churchill）和珍妮·哲罗姆（Jennie Jerome）这对夫妻的婚姻生活颇为富裕，也有贵族架式，所生的长子即是鼎鼎大名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 - 1965）。可是蓝道夫患了无法治愈的梅毒，所以珍妮终其一生结交了两百位以上的情夫。约翰·史特蓝吉·乔斯林中校显然是其中之一，时间应是在一八七九年的夏天，因为次年二月间珍妮为后来的邱喜尔首相生了个弟弟，取名约翰·史特蓝吉·邱吉尔。

我写这本书的用意是：欣然谨慎地使用进化心理学这个工具，而我写书的立场主要是新闻工作者，至于生物研究者与达尔文学说信奉者都属次要。我的工作纲要是怀疑、挑激、告知与娱乐，我有时候会说些没有科学家会断言的话。假如我拿川普（Donald Trump, 1946 - ）和吊挂蝎蛉比较，读者可以猜想我正从严谨科学探讨的正道溜到反讽和臆测上。如果进化心理学家自己说出荒谬的话，我当然也要指出来。例如，曾有人说，热情的接吻是中古时代有钱人发明的，这是整套宫廷恋爱常规的一部分，这样恋爱的用意在于可将地主阶级的结婚与生殖延后。难道莎乐美（Salome）和克利奥佩屈拉（Cleopatra）的时代不知道热吻之乐？谁会相信？

至于可能招致的第二种批评是，有钱人的生物发展史听来像是倒退回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我们往往存有一种迷思：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那些只顾赚钱的大资本家爱拿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当



口头禅，借以夸耀自己，贬责穷人。所以，有钱人相信自己的财富是“自然法则与上帝法则的实践结果”——此乃洛克斐勒之子(John D. Rockefeller, Jr.)之语——而过得心安理得。其实“适者生存”这句话，早在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发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就已通行，最先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经济学家史宾赛(Herbert Spencer, 1802 - 1903)。而且，那个时候的有钱人不会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力，倒是比较可能归因于上帝。洛克斐勒就曾经刻意表扬自己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托拉斯具备了合作精神与基督徒特性，是对付达尔文思想的解毒药。

总之，本书要做的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很不一样的事。我希望用一种比较简明的现代达尔文主义，对富人既不褒也不贬，而是要设法理解他们，并且要解释明白，在富人的先祖还围着营火而眠的古代就已确立的社会模式，如何影响他们现代的行为。按这样的架构看，达尔文思想可算是我们观察富人行为及谋略的一部实战指南。我们因此要问：他们进化出哪些机能让他们很赚钱？他们如何用灵长目动物的统御行为保有财富，并将财富转化为地位？为什么洛克斐勒家族每年在波坎蒂科山(Pocantico Hills)的地产上举行的聚会不但是全家团圆，而且也是维持势力不衰的手段？是什么炫耀行为的动机促使富人们一再前往同样的地区——艾斯本(Aspen)、圣莫里兹(St. Moritz)、南特基(Nantucket)、马约卡(Mallorca)，去和同样一批人见面？我无意对富人做道德判断，正如我不会拿道德价值来衡量雌场拨鼠的行为倾向：它们在熬不过最严酷的冬日时会扑杀姊妹所生的幼仔而食之，在万物欣欣向荣的初春时节也会把姊妹所生的幼仔当成自己亲生的来哺育。研究自然生物的人，要学会只按求生价值来评断不同的行为方式。

我采取的观点将是真正有同理心的，理由至少有三：第一，我们大家也许全是富人的后裔。这个说法乍看似讲不通。达尔文最为人所知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猿猴的后代。最近的一些研究却说，我们十之八九都是帝王的后代。套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说，我们都是居于统御地位之动物的后代，统御者能利用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取得更多



繁衍后代的机会。不久前，英国有一位精神可嘉的古迹保护者曾经致函英国五十位最有钱的人士，要求他们以“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的子裔”身份为维护古建筑出一分力。这样的遗传学推论大概错不到哪儿去。因为，在十四世纪统治英国的爱德华三世共有十七名子女，算一算他在现代英国的子孙人数可能多达两百万上下。如果说那五十位都是英王亨利一世(Henry I)的子裔，出错的可能更小，亨利一世在位的时代是十二世纪，私生子女的数目在二十人到五十人之间。

第二，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富有。说我们全是喜好食、色者的后代，应该有近乎十成的把握。这种祖先传遗给我们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生理冲动，包括追求地位、都市港口区的房地产、英国乡间别墅类的风景(这是从非洲稀树草原景致由来)，以及一般富有知名人士身上常见的其他迷人特征。再者，我们即便口口声声否认，心理却渴望能像有钱人一样。我们会紧盯着有钱人的一举一动，就像一群大猩猩尾随为首的那只银背猩猩。我们极力模仿有钱人的样子，就像副王蛱蝶(viceroy butterfly)在模仿帝王蝶的色彩。我们也惧怕有钱人，恐怕他们凭借权势以我们几乎觉察不出的手段伤害我们，这种情形也和其他由统御阶级主导的社群没什么两样。

第三，我之所以要同情有钱人，是因为他们像发情狂暴期的雄象和食欲过盛时期的饥饿灰熊一样，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只和亲族通婚虽然有好处——可以将家财集中，却也可能导致后代子孙智能低或多怪病(例如，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 - 1820]患有卞啉症，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 - 1941]可能也是)。迎娶一位继承庞大家业的富豪小姐虽然有益巩固既有权势，却也有断绝香烟的风险。

况且，社会顶层的生活也有极为难堪之处。前不久，我听到一位信托基金受益人讲出一大串继承财富带来的悲哀，其中包括社交上被孤立、同行的怨愤反感、社会上对富人攻讦、朋友的背叛或剥削行为、家人与社会寄予过高的期望、结婚时的门户不对等，以及欠缺一般人生活中的常态刺激(例如担心不能如期缴房租)——所以不会为了挣得温饱或



证明几许自我价值每天早上强迫自己起床去上班。他不妨再添一项：富人得不到他人的同情。你一旦有了百万美元以上的身价，别人就会认为你该闭上嘴少抱怨。富人们甚至不一定能同病相怜，因为他们住在占地广围墙高的豪宅里，连亲人要见个面也难。莎莉·宾罕 (sallie bingham) 说到自己从小在肯德基州路易维尔市郊十六公里的家族宅邸长大的情形，她是这样写的：“整片土地上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们就像一个小部落，和新几内亚丛林里的石器时代人种一样孤立，一样怪异。”

再有一点就是，社会顶层的生活是竞争激烈的。财富往往驱迫有钱人做出极端的炫示与防御行为，和雄性海象每逢交配季节必须耗用一千磅（三百余公斤）脂肪来强化地位的情形差不多。登上富比士的美国四百大有钱人排行榜，并未带给 CNN 老板透纳功成名就的感觉。他说：“我第一次在榜上看见自己的名字时，我心想：‘嗯！我的名次还可以再往前一点。’”然而，再往前的企图可能不小心就堕入自大狂了。例如，纽约有一对男女主人租用邱吉尔家族的祖宅布伦汉宫作为邀宴场地，并且寄出烫金的请帖给受邀的人，帖子上写的是“约翰顾特弗伦先生夫人敬邀光临舍下布伦汉宫”。有钱人拍自己胸脯的时候应该小心了，聚精会神旁观的世人听得出来那声音是实实在在的，还是空空如也。

不过本书希望可以听出点别的，建议读者权当自己是初次来到伊里安查亚省 (Irian Java, 在印尼东部) 树居的贡拜族 (Kombai)，或是投入松鼠猴研究的灵长目动物学家，能从其生活中看出可爱的、可厌的、滑稽可笑的地方。

我便是秉持这种精神接受那位摩纳哥证券业者的建议，在某个星期六晚上前往一家叫“吉米的店”的夜总会。那是午夜过后一点钟，夜总会入口层次清楚地排着五辆班特利、三辆劳斯莱斯、六辆法拉利，以及数不清多少辆的奔驰。这个星期六根本不是什么特别日子，带我来的人和店老板打商量（此人名叫法朗哥，这儿并没有吉米其人；店名纯粹是为了听起来够热门而编造的美国假名），不久我们就坐到一个只限



摩纳哥常客的桌位，在一道矮墙旁，俯瞰着一个水池。

窗子在夜晚是大开的，以便迎向地中海袭来的微风。水池上有一座桥，桥那端是一个日本式花园。如果是好天气，客人们会站上墙头跳舞，有时候也会掉进池里。这儿的香槟酒一杯是四十美元，虽然贵，香槟却几乎是摩纳哥的国饮，而且一杯矿泉水的价钱只少两元，所以舍酒喝淡水是划不来的。

我呷饮着酒，渐渐在黑暗中看出周遭人们的面孔。我那位证券业者朋友恰好冒着汗走过，就像个嗜杀的猎人正在追寻什么隐而未见的猎物。我看出场内的桌位以摩纳哥王储亚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及其友人预留的桌子为中心呈辐射状，位阶尊卑依序递减。我也认出一位房地产业大亨和沙乌地阿拉伯的一位石油显要。一位穿着透明紧身衣的女子跳上舞台，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到她，但她表现出的灵长目动物求偶行为却是我早已熟识的。

稍晚，我置身在有点迷幻的舞池之中，周围全是欧洲文明的精华，是一片密度过高的人类财富与美貌的聚集，随着一首叫作“不爱丑陋王八蛋”的歌曲扭动闪耀（同一张唱片上的主打歌是舞客间小有名气的一首“不爱短鸡鸡男人”，两首歌合力点出了性淘汰进化论的宗旨，言简而意赅）。

我瞥见一位端庄的亚洲女子，她身穿传统式的白色丝质女装，步履轻盈地走过，身边跟着四名保镖。她在水池的那一端作东款待朋友，还叫人送酒过来请本地常客喝。被请的这边响起一阵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大家猜她究竟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泰国人，也揣测她是否如传闻所言是位公主。结果没人知道她是谁，可是总得在部落阶序中找出安插这件事的位置：“她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她在摩纳哥算不上人物，因为她是坐在水池那一边的。在吉米的店能算得上是个人物的人都坐水池的这一边。”

没多久，我搭上了回家的飞机，安于自己在摩纳哥只是个无名小卒，却又有些抗拒不了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诱惑。我知道，在如今这个



富翁的物种源始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ICH: A FIELD GUIDE

奇事奇闻递减的世界里,我找到了新的目标猎物,这群猎物可能是全世界最危险也最难以捉摸的动物。生物研究常用的工具——无线电颈圈和镇静剂镖——在我这次追捕行动中是派不上用场的。我也无须去采集什么动物足迹嗅迹,我必须探索的栖息地会是很奇怪的,甚而有些会是禁止涉入的。回到家后,我留恋地看着放在柜子里的野外背包和伤痕累累的防水登山靴,然后拿起电话,鼓起昔时无畏的探险家精神,订了飞往洛杉矶的机票,以及一辆价值十五万美元的红色法拉利 F 三五双门敞篷跑车。这车子当然是租的(还有一万美元的自付损坏赔偿额)。但是依我估量,我接下来要进行的冒险确实需要这款很不平常的伪装。



1 伪物种的形成

多有钱才算有钱

· 艾斯本有一种环境氛围。你得是重要艺术品的收藏者,听的是前卫音乐,参加艾斯本学会的知性讨论时不会说外行话出洋相。有这些条件之外,你还得有一亿美元,那你才算得上是“大狗”(big dog)了。

——哈里·包德温(Harley baldwin),
艺术品经纪人

假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有钱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普通人时常怀疑他们是外来的异形,果真是这样吗?他们的血液是钞票色的吗?他们的对外发言人常说他们能在遥距之外领会赚赔的征兆,是因为他们配备有特殊的接收天线吗?他们的视线会拐弯吗?他们星球上的生活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真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吗?其实,有钱人不但不是外星人,而且和我们同属一个物种。不过他们有点像是另一种亚种。

有钱人常说他们只想做普通人,过普普通通的生活。一九九〇年代晚期的身价以百万计的网路新贵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只想做个中产阶级。”不料他们竟赚了大钱。对财富有这种矛盾心态也许不是作假,但仍不免有欠坦诚。亚巴逊达康(Amazon.com)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资产称亿,却驾驶一辆老旧的本田轿车,并公开赞扬节俭,成



了传奇的民间英雄。他曾经宣称：“我不认为财富真能使人改变。”但那时他正迁离在西雅图闹区租的九百平方尺(二五·二坪)大的住处，搬进于麦迪纳(Medina)林荫郊区滨河的千万美元豪宅，同样住在这附近的人士还包括微软公司的诸位亿万富豪：比尔盖兹、谢利(Jon Shirley)、米尔沃德(Nathan Myhrvold)。之后，七千平方尺(一九六坪)看来也嫌小了，他于是决定将新宅扩建。财富就是这样改变了他。

不论富人们乐意与否，有钱会使他们与众不同。有钱使他们孤立在一一般大众之外，这是所有进化过程的第一步，使富人非得变成异类不可。他们会进入另一个社群，这社群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自己的法规、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栖息地(一位有钱到极点的女士曾对我说：“我是最最正常的人，我和大多数有钱人不一样。我辛辛苦苦工作。我认识的多数有钱人除了吃、喝、睡、操——抱歉我讲粗话，还有玩乐之外，什么事也不做。”)有钱人的子女或孙子女大多只以有钱人的子女或孙子女为求偶对象，情形就像惠特尼(Whitney)家族和范德堡(Vanderbilt)家族结亲，费尔史东(Firestone)家族和福特(Ford)家族结亲(你如果打算将来送盖兹家与贝佐斯家联姻的结婚礼物，现在就可以开始存钱准备了)。就这样，从原生大亨之中衍生了新的奇妙之物：一种叫作 *Homo sapiens pecuniosus*(有钱人类)的文化上的亚种。

我们该如何识别这个品种？有没有一种正模标本，一个存放在博物馆里的样本，可供我们对照判定哪些后起者是或不是有钱人？身材纤秀的法国生意人阿尔诺(Bernard Arnault——LV(Louis Vuitton)皮件以及其他高档品牌的供应者——是有钱人，体重三百磅的篮球明星侠客奥尼尔(Shaquille O'Neal)这样的庞然巨物——左臂二头肌上还有“世界是我的”(The World Is Mine)的缩写字母 TWISM 刺青——也是有钱人。成员如此天差地别的一个族群，可能归纳出一定的识别特征吗？的确可能。起步的方法即是先界定我们所谓的“有钱”是什么意思。